

“社会主义国家不要否定市场经济,而应该不断地完善劳动力市场和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均衡程度, 尽量减少劳动剩余价值被资本无偿占有的现象,以缩小贫富差距;同时,应该鼓励创新发展,通过创新商品价格与价值的背离使创新者或者创新资本能够获得超额利润。”

■ 李松龄 湖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为我们认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无产阶级贫困化和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财富,需要继承和发展。作为理论财富,它的使用价值不只是能够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发挥其他理论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社会主义建设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剩余价值理论除了能够解释体制转换中出现的贫富差距过分拉大的现象外,而且也应该能够对中产阶层队伍日益扩大,因为创新形成的超额利润等问题作出合理的回答。所以,剩余价值学说作为理论财富,不只是个继承的问题,要使它长期具有解释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或称使用价值,就需要不断地对它进行发展;不然的话,就有可能出现理论财富的贬值。

马克思是在研究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在研究劳动力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基础上,创立剩余价值学说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能够生产价值,而且能够生产多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这是剩余价值的来源,应当说是不容置疑的结论。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把它同资本相结合,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增加劳动强度,生产多于劳动力再生产需要的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并无偿地据为己有,这就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应该说能够自圆其说。如果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或者以创新资本替代传统资本,在既不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增加



新兴市场的“中国心病”

中国经济放缓已严重冲击到中国、东南亚及拉丁美洲等主要新兴市场的消费者信心。

就中国自身而言,对消费活动在原有经济驱动力疲软之际保持稳定的希望已经破灭;有迹象显示,中国金融前景不确定性的增加,正导致家庭支出收紧。A股波动、人民币贬值,经济大幅放缓已在过去数月令中国的消费者信心创下历史新低。

新兴市场的命运——及整个全球经济——与中国的需求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因而,中国经济放缓令这些地区一众国家消费者信心普遍受挫。

中国经济放缓已影响拉美,除少数引人注目的例外,拉美各国的消费者对经济的信心均急剧下挫。消费者调查显示,巴西、智利和秘鲁的消费者对本国经济的信心一直很低,而且还在持续走低,这反映出这些国家的经济依赖于向中国大量出口大宗商品。相较而言,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因与美国经济关联更甚,消费者信心得以保持,而去年由于预计到自由市场主义者毛里西奥·马克里将在阿根廷总统大选中获胜,消费者对这个拉美第三大经济体的信心去年实际上上升了。

信心调查显示,东南亚各国的消费者情绪大致乐观,但中国的影响导致他们对经济的信心也已降低。中国经济放缓,加上大宗商品价格随之下跌,令马来西亚受损尤甚,虽然政局动荡也打击了马来西亚和泰国消费者的信心。然而,由于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采取了以增加政府支出对抗经济放缓的政策,两国民众的情绪则转为更加乐观。

(FT 中文网)

剩余价值理论深化认识的意义与要点

劳动强度,甚至还有所减少和降低的情况下,资本家不只是占有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而且还有超额利润,马克思给出的回答是,“不过。这一切总是归结为这样的情形:加入某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多多少少,加入另一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就少多少,因此,商品生产价格中包含的偏离价值的情况会互相抵消”(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81页)。就是说,超额利润也是剩余价值转化的,只不过不是该资本雇用的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转化的,而是有机构成低的资本或者传统资本雇用的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互相抵消的结果,这是一个需要而且必须深化认识的问题。

当市场经济由资本说了算的时代,到资本和劳动共同说了算,或者资本说了算,但劳动也能参与说的时代,剩余价值的分配还是不是资本说了算的时代完全由资本家无偿占有的情况呢?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层崛起的事实上,似乎看不出完全是这种情况。应该说中产阶层的主体是劳动者,不论他是蓝领还是白领,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劳动的积累。如果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全部被资本占有,他们就不可能成为中产阶层。只有劳动者也占有自己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那么他才能把它储蓄起来作为生息的货币,或者投资于有价证券,成为中产阶层。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要把培育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目标,如果劳动者,不管他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不能分享到他劳动生产的部分剩余价值,是不可能成为中产阶层的。所以,剩余价值的分配就要突破传统的劳动工资是由劳动力的价值决定,剩余价值被资本完全剥夺的理论认识。尤其我国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者更应该分享他的劳动剩余价值。再说,现在我国正鼓励劳动者创业创新,可能出现劳动雇用资本的现象,劳动和资本如何共同分享剩余价值,更是一个需要研究的理论问题。其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的初次分配是通过市场进行的,剩余价值的分配也不例外。而且在法制不断完善和健全的情况下,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不允许资本无偿占有绝对剩余价值。劳动者如何通过市场分享剩余价值需要理论作出回答。

限于篇幅,我们只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以深化认识剩余价值理论,并揭示其现实意义。马克思对不同资本构成部门的剩余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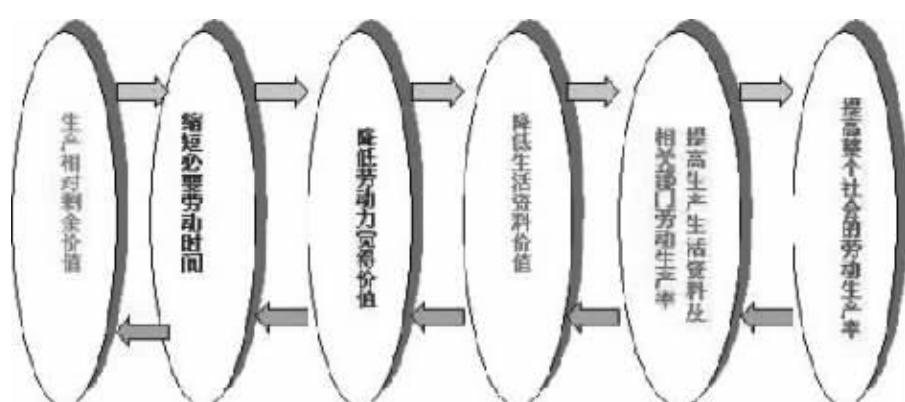
“据中国商务部网站上的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完成全球跨境并购的交易资产总额约为 1 万亿美元,创过去六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中国企业在过去的十年里已成为推动全球并购的重要驱动力量,从能源矿产企业向整个产业领域延伸,而且势头越来越猛。”

■ 苏培科 对外经贸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2015 年中国股市跌宕起伏,对 A 股投资者而言无疑是惊心动魄的一年,但对中国上市公司而言却是并购重组的盛世之年。虽然有很多并购重组事件因股市波动而出现波折,甚至夭折,但从数据来看,2015 年无论并购重组事件的绝对数量、绝对金额还是平均单个事件涉及的交易金额都在突飞猛进地增长。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在 2015 年应该是最为忙碌的一年。据统计,2015 年上市公司公告了 1444 次并购重组事项,有数据披露的并购事件共涉及交易金额达 15766.49 亿元人民币,而 2014 年全年公告的重组事件为 475 项,披露的交易金额为 2306.29 亿,从上市公司发出并购重组意愿的数量和金额来看,2015 年都出现了巨大倍数级的增长,在行政审批的背景下也同步加大了证监会审批的工作量。2015 年中国证监会全年共召开了 113 次并购重组委员会,共审查 339 单重组,其中:194 单无条件通过,占比 57.23%;123 单有条件通过,占比 36.28%;22 单未通过,占比 6.49%。与的 2014 年的 78 次会议审核了 194 单数量相比,2015 年数量猛增 75%。

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出现井喷式增长,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速回落,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迫使传统行业的上市公司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否则传统行业利润普遍出现下滑,上市公司业绩会受到拖累,它们利用并购重组既可以盘活存量资产和让自身获得新的估值资产,也可以通过新购入的资产获得外延式增长,确保它们利润稳定,这也是在宏观经济增速下滑背景下对股东权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显然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出现井喷是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这一趋势



分配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生产价格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他认为,高构成的资本部门和低构成的资本部门,是通过竞争实现平均利润的。因此,他以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作为生产价格即商品价格,完成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推导。由此,马克思进一步推论出,高构成部门的商品价格高于商品价值,它除了获得商品中的剩余价值,而且还得到价格高于价值的超额利润。低构成部门的商品价格低于商品价值,它只能得到商品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有得到的,就被超额利润抵消了。所以,超额利润也是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其实,平均利润是在竞争中逐步实现的,它是竞争的结果。我们不能拿竞争的结果作为生产价格的依据说明商品价格,因为那是等待竞争达成均衡以后的事情。如果拿竞争的结果——平均利润作为竞争过程中的依据设计生产价格进而说明问题,这是推理逻辑上的疏忽。实际上,在市场交换过程中,不论是高构成部门或是低构成部门,都是以它的商品价值即成本价格加上剩余价值为依据,向需求者讨价的。商品价格是供给者和需求者讨价还价并受供求关系影响的结果,决不是理论上的成本价格加平均利润算出来的,因为平均利润是竞争的结果,不可能事先预知。因此,低构成部门的商品价格低于商品价值,剩余价值没有实现。一个没有实现的剩余价值,应该说在商品交换的世界里消失了,就同商品的价值没有实现是一个道理。没有实现的剩余价值是不可能抵消已经实现的超额利润。那么,超额利润是由什么样的价值形成的呢?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马克思认为流通领域不生产剩余价值,这是正确的,但并不妨碍它交换价值。需求者

购买高构成部门的商品,他交换的货币价值多于该项商品价值,这是超额利润的来源。他之所以愿意这个不等价交换,是因为他需要这个使用价值,不管这个使用价值是从高构成部门得到的或是从低构成部门得到的,对他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与低构成部门的交换和与高构成部门的交换,使用价值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尽管流通领域不生产剩余价值,超额利润仍有它的价值来源,它是需求者积累的价值转化而来的。在这里,不存在高构成部门无偿占有需求者价值的问题,而是供求双方心甘情愿交换的结果。需求者的货币价值,可能是劳动收入的转化,也有可能是剩余价值(比如生产者作为需求者)的转化,这对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超额利润不是因为价格或货币虚幻出来的东西,而是有实实在在的价值转换为依据。把超额利润说成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从而而是资本对劳动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依据是不够充分的。超额利润是资本的增加使用和创新使用的结果,也是商品使用价值创新的结果。社会上的创新,无论劳动创新还是资本创新都是结合在一起而难以分离的,所以,创新形成的超额利润不被认为是无偿占有劳动剩余价值,能够激励人们放心大胆地创新,从而有利于供给侧的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应该体现公平,不主张,也不允许生产者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无偿占有劳动剩余价值,但是,它不否定劳动力的市场交换。因为劳动力是一种生产要素,如果不通过市场配置,就难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所以,在由市场决定劳动工资的条件

把握新一轮全球并购浪潮良机



还将延续和继续扩大,尤其在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金融危机此起彼伏的情况下,全球整合资源、跨境并购也将会异常活跃,毕竟单一的市场资源和单一类型的国家经济风险难以有效对冲,在这种情况下利用跨市场布局和资产配置无疑是最佳选择,因此也可以断定新一轮的全球并购浪潮也将来临。

随着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布局和中国资本走出去,很多中国企业开始了国际化布局。汤森路透数据显示,2015 年以来全球并购交易额较上年同期下滑了 23%。然而,在全球并购降温的大环境之下,中资企业出海投资的热情却不降反升。据中国商务部网站上的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完成全球跨境并购的交易资产总额约为 1 万亿美元,创过去六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中国企业在过去的十年里已成为推动全球并购的重要驱动力量,从能源矿产企业向整个产业领域延伸,而且势头越来越猛。

仅今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规模就已经占到了全球跨境并购总规模的 47%。而今年全球并购规模排在前五名的其中有四笔涉及中国企业的跨境收购,收购资产的总价值高达 617 亿美元。另据统计,跨国并购在全球资本流动中比重越来越高,并购比较活跃的年份往往会带动国际资本流动的大幅增长。2015 年全球跨国并购增长了 61%,由此带动全球 FDI 增长了 36%。由此可见,跨境并购不但是全球资本市场的热门话题,外商对外直接投资的路径也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从以前自我建厂经营转向以并购来驱动,以收购成熟产业为导向,整合不同资源禀赋

和不同市场差异下的优势,形成新的互补关系和生产力。相信在 2016 年和未来几年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数量和步伐还会加大。

从近几年 A 股市场并购重组的案例来看,大部分上市公司已经意识到了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外延式增长的重要性,具有资本市场平台优势的上市公司,应该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工具来化解经济下行和主营业务利润下滑的风险,以确保所有股东和投资者的权益。如果哪个上市公司还意识不到这样的趋势和不懂得充分利用并购重组来发展壮大,则在这轮并购浪潮之后必然沦落,除非是高精尖和利润高速增长、自身发展与宏观形势关联度不高、自我发展很好的上市公司另当别论,但目前这类公司很少。

从全球并购的过往案例来看,一些自我发展条件好的公司如果能驾驭并购重组和充分利用市场配置资源则如虎添翼,其并购成本和谈判溢价的能力远比一般的公司更有优势。道理其实很简单,在同等条件下被收购方自然选择名气大、有品牌优势和正在高速增长的东家,这样一来在面子上既不丢分,在长期利益上也不受损失,被好公司收购的协同效应和资源扩大效应会大一些,不过对于盲目多元化的并购主体是例外,但大部分知名公司的并购整合成功率会高于一般公司。因此,在目前的全球宏观形势下所有上市公司都应该有并购整合资源的意愿,应该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平台来做产融整合,如果有上市公司对此排斥和无动于衷,公司面临衰落和发展萎缩是迟早的事情。

目前国内的很多央企已经开始了合并整

下,就不是由资本说了算,而是由资本和劳动共同说了算决定劳动力的价格,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在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条件下,不能说是由供求关系决定劳动工资,而是由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决定劳动工资。只有当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时候,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价值决定劳动工资的理论就得到了实现,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生产的全部转化为劳动工资。一般来说,资本雇用劳动是以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为依据提出劳动力的需求价格,这同马克思的认识是一致的;劳动者是以劳动力的价值为依据提出劳动力的供给价格,这同一般常识也是相一致的。讨价还价的结果,劳动工资即劳动力价格介于劳动力的需求价格与供给价格之间。因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生产价值,所以劳动者获得的劳动工资比劳动力的价值高,比劳动力使用生产的价值低。劳动力使用生产的价值高于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名为剩余价值,因此,在劳动力市场非均衡的条件下,由市场决定的劳动工资,部分由劳动力价值构成,部分由剩余价值构成。只要劳动力市场不是严重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劳动工资的构成基本上如此。如果劳动力市场均衡,劳动力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一致,从而从劳动力的价值与劳动力的使用生产的价值一致,劳动工资就同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的使用生产的价值相等了。因为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是绝对的,而均衡只是相对的,所以,劳动者得到的劳动工资除了维护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外,还有剩余用来投资生财就是这个道理。社会生产力越发展,这种现象就会越普遍,对中产阶层的形成就越有利。劳动者作为需求者大军,除了能够用他的必要劳动购买商品,而且也能够用他的剩余劳动购买商品。所以,超额利润中既有必要劳动价值的转化,也有剩余劳动价值的转化,但这不是资本对劳动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

以上分析表明,剩余价值完全被资本无偿占有的时代已经过去,超额利润即使有剩余价值的成分,但不是资本无偿占有劳动剩余价值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不要否定市场经济,而应该不断地完善劳动力市场和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均衡程度, 尽量减少劳动剩余价值被资本无偿占有的现象,以缩小贫富差距;同时,应该鼓励创新发展,通过创新商品价格与价值的背离使创新者或者创新资本能够获得超额利润。

合,它们通过资产重组、债务重组、分离合并、破产清算等途径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很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都是在向新兴产业方向转型升级,以弥补内生增长的不足。从被并购标的来看,涉及新兴产业的占到七成,尤其以新型信息产业、节能环保、医药生物所占比例最多。

近几年 A 股市场主要以定增重组为核心模式。2015 年全年 A 股共有 794 家上市公司完成增发,实际募集资金超 1.2 万亿元人民币,创历史纪录,而且增发市场还频现巨额募资案例,除同方国芯募 800 亿元外,还有近 50 家上市公司募资均超百亿元。而定向增发的背后又都对应着一个被收购的项目,由此可见 A 股上市公司其实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股市涨上去又回来了,但很多上市公司获得了外延式增长的动力源,当然也有一些匆忙定增收购的项目因资产质量水分和盈利能力弱而拖累并购主体,毕竟资本市场每一轮热潮的兴起和过境,都难免泥沙俱下。但整体趋势是积极的,那些无动于衷的地产公司反而成了险资和各路资本偷渡进入的对象,未来这一趋势将愈演愈烈。

当然,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实施效率还有待提升。在 2015 年全部公告的并购重组事项中,已经完成实施的 421 单,占全部公告事件的 29.2%;而 2014 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 188 单和占比 39.6%,从实施比例来看,2014、2015 年并购重组的完成效率都不高,这与发生的重组数量的井喷而来不及完成有关。而从失败比例来看,2015 年并购重组事项被监管部门否决、中止、停止实施以及取消计划的数量总计 278 项,占比 19.3%,而 2014 年失败案例为 133 项,占比 28%;此外,2015 年 A 股市场的剧烈波动也导致了部分原先的并购计划无法顺利的实施。因此,中国的上市公司应该积极把握这轮全球并购大浪潮中的机会,中国证监会应该在政策上鼓励和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应该尽快取消和简化并购重组过程中的行政审批,采取事中事后监管,加速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

从前几轮全球并购浪潮来看,跨境并购整合是企业 and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尤其在中国国家“走出去”战略不断深化实施的过程中,“一带一路”战略以及未来全球化的趋势为 A 股上市公司跨境并购提供了需求环境。2014 年、2015 年 A 股上市公司跨境并购事件频发,其内在动因是中国企业需要走出去和跨境整合和配置资源,实现地域扩张和国际化,建立国际化企业并树立企业国际知名度。